戴東原集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孰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葢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敎而無

獘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閒誠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槩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戴東原集卷第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河閒獻王傳經考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尙書今文古文考

書顧命後

書鄭風後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書小雅後

詩摽有梅解

漢初六蓺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為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蓺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閒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叓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段玉裁案

此迹字禮記正義作道迹具於斯始有傳者凡藝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此今三家詩亾而毛詩獨存昔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當景帝武帝之閒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列獻王

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蓺論云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卽本傳所列禮禮記謂古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所得顏芝之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顏芝之河閒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蓺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

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所得書或亾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象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沖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繫辭亦當隨經而

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襍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亾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屬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

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尚書今文古文考

尚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

尙書以入於秘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閒得大誓劉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略衞宏定古文尙書敍云段玉裁案當作詔定古文官書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

異籍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卽以敎於齊魯之閒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並見采錄前此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叢子僞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沖遠曰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

古文尚書之出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棄稷（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舊作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

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埶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亾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逸當其亾篇故志歷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秘書咸得見之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佔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並逸篇殘脫矣

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亾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叚析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傅合五十八篇之數截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亾篇之序列次其閒爲四十六卷以傅合蓺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冲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尚書而非漢時秘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案馬鄭王所傳眞古文不得幷非之考此篇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末踰年即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年即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册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即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即位康王先受册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册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年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閒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與荅必無是

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内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鄶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潁之閒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

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別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駮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閒濮上之音引紂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閒濮上其音之由來巳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閒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閒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

之僅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為淫奔之詞者並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梁虞劇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

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劆諸人傅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

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行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為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

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焉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為正雅亾其詞者六故

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釆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從泥正雅作於周初目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季閒固不必無玁狁崛強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巳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弟次定作詩時世也

詩摽有梅解 丙戌

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年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亦有此懼耶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岐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爲期盡之汯據詩禮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男

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譙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為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為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旨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齔毀齒也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盧辯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為婚姻之年十四十六為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書曰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聚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謂之奔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　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

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誓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隄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豳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蘩夏小

正繫之二月而衛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婚嫁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婚嫁者會計其季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婚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為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婚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婚嫁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夫婚姻

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僻之罪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季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旣殺禮而不限以時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日多昏則又不計其季不限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卽過二十亦未遽爲季衰則知梅落非喻季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

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洽之修明咸知從令歟

詩生民解

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閒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言先妣在言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閟宮魯何以佀閟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

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
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
配天然則以周高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務亦推事
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
詞從以傅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
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堯商人禘舜
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
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
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
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

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間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言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言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

無疵之極詞克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盡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丕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旣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

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禖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感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嚳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要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娀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涉禨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旣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日躔發斂

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季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剏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

無事於更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

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敎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敎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敎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敎灋如初與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

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
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
會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
讀是書疑若周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
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
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
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
者上之所愼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
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
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

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旣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亾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始因所亾篇數傅合爲

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
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釁廟
篇見於襍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
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
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
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亾篇目不存或兩見
實多目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閒所存已僅三十九篇史
繩祖謂大戴記襍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
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
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

家語止稱王當以為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王肅襲取為冠領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為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為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

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
踐阼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
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亾瑞書則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
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始俗儒未省照從據鄭孔稱引
竄改也公冠篇太子儗焉各本譌化天子吴幼淸儀禮
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
學紀聞已其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
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閎傳
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

謂明堂篇者今目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閒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脫以卷之十篇袂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

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年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既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我不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薨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

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卽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卽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日（定公）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隱公）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安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莊公閔公僖公）繼故之變文則書卽位繼故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甚爲忍於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踰年也(既葬踰年不必論矣)雖既葬猶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未葬未踰年不必論矣)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年爲斷不斷於葬未葬有既葬未踰年而書爵者乎宣十年書齊侯(秋季孫行父如齊聘新君初卽位)成四年書鄭伯既卽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所託如傳言晉于是始墨之類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

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年書爵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卽位胥可議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踰年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年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天下聞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

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目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天王及諸侯國內稱公皆下謂上之尊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尊君則上下之定分先儒國內僭稱公之說非）春秋凡書王詞從同（猶列國之書其國先儒王不稱天之說非）以號乃曰天王（猶列國之書僭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季突歸于鄭不以國氏纂詞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公子也莊九季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國爲奪哀六季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

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立子之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卽位終隱之身自以為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衰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卽位穀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杜氏曰雖不卽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卽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卽君位於

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卽君位豈得無淒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卽君位於淒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卽君位者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卽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卽位也蓋繼弑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弑君不書卽位史沿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淒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沒其卽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書卽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

弒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寪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弒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不忍即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何所使於行即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弒哉桓將不行即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太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見曾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太子其於君臣之體者也尊之禍惠

公啟之也明乎嗣立卽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閒其盡矣乎

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闕代系考

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王（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蓋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値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始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

奪天子不正之甚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季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季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淤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歐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季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始不絕如

綫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毛詩云遭夏人亂迫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臯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皆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

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撫慰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邰北百餘里邰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迫逐自邰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邰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戴東原集卷第一

戴東原集卷第二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記玄端

記湥衣

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記冕弁冠

記冠衰

記括髮免髽

記絰帶

記繅藉

記捍決極

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

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季使寘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劒脅之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堂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室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非壞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

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三朝三門考

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廱右宗廟社稷按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

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說文云廷朝中也朝有門

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與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闚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闚諸侯皐門應門也皐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倅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業人及玉藻之

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其位記

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注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

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灋以

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

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

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

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

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

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閒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稱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沿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

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閒也南畝而耕甽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甽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歟賈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但據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田畔過於洫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田畔過於澮者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澮淺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

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椉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椉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洫命之洫二澮七也水強侵毀隤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爲法令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雨爲沮洳水無所泄暘爲枯塵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枚一虡其南鐘十六枚一虡其南

鎛爲一簴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爲節其南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鎛鼓又在鎛西直西階之東諸侯公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公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鎛士縣於階閒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簴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鼗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鼙應鼙鼙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鼛鼓鼖鼓之圖圖者

擊鼙方者鼙鼓後世不別設鼙以擊鼓側當之佺堂下之樂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輮毛詩周頌佺田輮之言引也朔鼙在西置鼓北應鼙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鄉西方諸縣東鄉故也凡樂器歛者近堂擊者遠堂竽笙塤篇簫篴管倚於堂歛者執之以歛位當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敎舂牘應雅牘應雅三器祴樂用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戞擊揩擊字異音義

同揩謂敔擊謂柷鳴球玉磬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蔿頌特言依我磬聲猶夔之專言予擊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在堂上非也惟琴瑟聲輕宜從歌聲在堂上餘皆堂下之器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鞞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糠擊拊瞽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朄管乃作故曰令奏鼓朄奏謂歙管也拊與柷敔皆宜在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衆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

者如此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蜼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彝蜼彝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繢各六衣用繢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氏以為繢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為繡之次周官經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

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冝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衮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衮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衮目之大裘不言衮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玉藻正義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余以謂祭服自天子至於士同羔裘與裘之裼衣以玄舊

說曰大裘之冕蓋無旒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而以爲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大裘不裼其有裼衣而加袞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繅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繅九旒謂之袞冕冕服七章繅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繅五旒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繅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無旒周官經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繅之旒

不異也凡諸侯受爵命於王王賜之服因得以如其命數自爲之所謂裨冕其以事受襃賜則有襃衣不過衮冕覲禮侯氏裨冕又天子衮冕負斧依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案此所引出周官經司服注非玉藻注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衮冕中祭服鷩冕毳冕小祭服希冕玄冕亯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亯尸服有衮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衮冕諸侯君其國竝得伸上服然尸服有

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禆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
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
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襵辟積
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揜之交裁如燕
尾而後坐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凡諸侯相朝
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
緇帶素韠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
言殆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

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麑裘狐白裘麑裘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蓋黼裘故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羔與狐白褋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歟

記爵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靺韐靺韐緼韍也冕服赤韍士

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裨冕歟或曰袘亦韠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袘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韍故以相別異耳檀弓記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言雖非臨其喪必爲之變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說色取於韎無明文蓋傅合春秋傳言之詩稱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左氏春秋韎韋之不注（案詩六月正義引譙周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今成十六年傳作跗注）即韎韐矣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記朝服

諸侯日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獎耆老亦如之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特牲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經於士之朝服言玄冠士以冠異於大夫以上弁也玉藻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袪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言織之爲紃施諸縫中者也

記玄端

玄端玄冠士以爲祭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又曰玄端玄裳黄裳襍裳可也玉藻記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氏以爲玄端之韠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赤舄素積白舄玄端黑舄凡冕服皆舄大夫士爵弁纁屨素積白屨玄端黑屨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聽私朝玄端世子之記曰若内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蓋羔裘狐青裘麛裘士入廟亦羔裘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歟故玉藻記

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
以裼之絞衣則非用之皮弁服者大蜡皮弁素服或絞
衣麛裘乎喪用鹿裘無袪檀弓記曰練鹿裘衡長袪袪
裼之可也謂練而爲裘視初喪橫廣之又長之有袪飾
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絞蒼黃
色也綃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緇可知也士玄端
若淡衣狐黃及褋裘宜無不可用之論語黃衣狐裘舊
說息田夫黃衣黃冠而祭之裘也詩狐裘黃黃玄端淡
衣之裘也
記淡衣

淡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淡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淡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縓緣鄭氏以爲如小功布淡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袞左右終幅屬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寸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圍四尺四寸自

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袪圜二尺四寸規胡下剡衣之幅記曰袂圜以應規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胡下也剡之要中之圜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袪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縼裳下緣謂之緆與純袂廣各寸半

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叔然曰繡刺黼文以褗領詩素衣朱襮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裼衣裼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綌之外上衣近體襌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鄭氏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

也凡袒裼者左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袗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然則固有不服上衣而袗絺綌表裘者矣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則有雖裘而不以衣裼之者矣君子之於褻褻亦無嫌質略也

記冕弁冠

王之冕繅旒五采十有二就諸侯三采九就就皆有玉如其采延前圜後方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

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實六冕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亦以見服自十二章至一章而六冕繅自十二旒至三旒而五其一冕無旒也槩擧諸侯又申之曰繅斿皆就者明九旒至於三旒其就數九公侯伯子男無降殺同也延有紐自延左右垂笄貫之以爲固紘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笄垂其餘凡冕弁笄有笄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靑紘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舊說以爲卿大夫冕弁之紘蓋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謂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項有纚以結之

缺而不周謂之缺亦曰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
纓屬于缺是也鄭氏曰隅爲四綴以固冠謂上與冠爲
固也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大白冠緇布冠皆
不緌委武玄縞而後緌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
也是以惟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浸大古冠以爲喪冠
而吉冠辟積無數易之以衡縫有冠卷而亡缺項冠卷
謂之武或謂之委纓以組二屬於武結頤下既纓飾以
緌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
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
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

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緌屬武者纓也不言纓以緌見之故省其文也凡吉冠內縪聯武上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無冠笄而冕弁有笄笄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凡無笄者纓周官經六冕之下韋弁皮弁冠弁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氏曰冠弁委貌又曰或謂委貌爲玄冠余以謂冠弁之名則弁而非冠也漢輿服志言委貌皮弁同

制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委之有笄其爲弁制明矣然則委貌玄冠異也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玄冠與莊周書稱孔子冠枝木之冠陳用之援以證章甫之邸木猶皮弁之邸象以是言之有虞氏之皇夏后氏之收殷之冔皆冕屬也夏之牟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冔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玄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逮不遺古初也天子始加玄冠用士服也記曰大夫冕

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言助祭於君者孤希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其家祭則降焉鄭氏謂爵弁而祭於己惟孤自余以謂少牢饋食大夫之祭也主人朝服不言冠其冠委貌則委貌之爲弁亦一證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則士玄冠以祭之證也周官經無爵弁鄭氏謂爵弁制如冕始非也陳用之曰或曰爵弁卽韋弁目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斯言蓋近之諸侯於其國祭服不降君之禮也大夫士不敢伸其服臣之禮也

記冠裘

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喪服斬衰凡二等是其變也冠六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小祥受以功衰七升湅布爲冠八升所謂練冠也齊衰四升冠七升其受也衰七升冠八升練而受衰八升冠九升喪服降而疏衰者凡二等三年期有變其所以爲冠衰也蓋無變齊衰五升冠八升其受也衰八升冠九升齊衰六升冠九升無受喪服疏衰之正凡二等是其變也大功八升冠十升無受喪服殤大功是也大功九升冠十一升三月受以小功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喪服大功之正也小功之繐四升有半喪服謂之繐衰冠八升既葬而除之小

功冠衰十升無受喪服殤小功是也小功冠衰十一升其即葛也因其故衰喪服小功之正也問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蓋合冠衰受而舉其殺之等有如此說禮者求之立文所指而不得於是別爲義服之目斬衰合正服爲二齊衰以下合降服正服爲三按諸喪服經無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臣爲君父之子爲父之後其後則又有父爲長子妻爲夫之文獨以爲三升有半不與前後同三升非禮意也略舉一端亦足以明矣凡言衰者以

衰名衣也其制綴於衣之外當膺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闕其領際謂之闊中左右各四寸辟領謂之適廣四寸合左右與闊中凡尺有六寸出於衰六寸負版廣尺有八寸出於適寸衣自闊中而下二尺有二寸與袂等屬袂終幅袪尺二寸衣帶下尺所以掩裳上際也左右衽後垂同二尺有五寸上正尺燕尾尺五寸所以掩裳之前後際者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異於吉服之裳者幅三辟之以爲要縫喪服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是也又曰若齊裳內衰外言緝之亦如其削幅矣婦人之衰不殊裳則無帶下無垂衽喪冠廣二寸右辟

三總小功左辟皆緆縫鍛而弗灰斬衰繩纓齊衰以下布纓總澡之舊說以爲喪冠纓武共材余以謂喪冠大古冠之遺也蓋燕武其屬之冠以繩若布自額而後交於項及耳垂爲纓也是之謂纓條屬冠前後出其下反屈縪於外故曰外縪所謂厭冠者也於男子冠婦人則有笄故喪服小記曰箭笄終喪三年齊衰惡笄以終喪喪服記曰惡笄有首以髽傳曰惡笄者櫛笄也記又曰子折笄首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祥之祭縞冠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既祥而縞冠素紕所謂素縞詩

稱庶見素冠者也故玉藻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皇氏義疏爲之說曰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

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

得冠名而云素冠按之詩禮或然矣禫之祭玄冠既祭

而纖冠凡主人未沒喪則子雖除不純吉故玉藻記曰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如皇氏說則縞亦紕歟

記括髮免髽

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去冠矣二日又去笄纚

於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

已矣故檀弓記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麻者未爲布之

名也是以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言於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齊之免也公冠者之所服也故齊衰以下免雖斬衰既成服不括髮啟殯至虞卒哭免君弔主人笄變雖不當免時必免朋友皆在他邦爲之主袒免檀記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此用免之可考者其制不見於傳記鄭氏曰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又援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之文而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

卻繞紒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要加麻於首失其傳歟婦人當男子括髮免則髽齊斬之髽皆布總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言髽一視括髮免之節其有笄去笄一視去冠之節也鄭氏曰去纚而紒曰髽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此蓋得之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以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然此亦由不解括髮之麻所以代總故又推之髽而失之

記經帶

喪服斬衰苴絰其大兩指圍扼九寸麻本自右交於左而在下五分其絰去一以爲齊衰之絰五分齊衰之絰去一以爲大功之絰其絰也皆纓絰惟中殤大功不纓絰五分大功之絰去一以爲小功之絰五分小功之絰去一以爲緦麻之絰受服五分其麻絰去一以爲葛絰凡絰帶之殺五分其首絰去一以爲要絰要絰者帶也齊大功牡麻絰皆有本自左加於右之上緦小功牡麻斷本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而糾之殤之帶不糾垂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然則長殤小功之帶澡麻斷本不糾垂也閒傳曰既虞

卒哭亦麻服葛葛帶三重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謂除喪者先重者也婦人之帶不散麻不受以葛故檀弓記曰婦人不葛帶男子又有絞帶喪服傳曰絞帶者繩帶也齊衰以下布帶

記繅藉

繅之形制各如其玉上玄下纁聘禮記曰皆玄纁是也蓋如冕上覆之玄表纁裏矣鄭氏謂以韋衣木經無明文繅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為之無事則繫玉藏於櫝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絢組繅藉之說鄭注及諸家義疏皆未明以其施采謂

之繅以其承玉故曰繅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繅也束帛加璧束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繅上不云于藉上聘禮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不云無繅櫝以藏玉繅以承玉繅則受命反命皆執於君前故爲之文飾賈人啟櫝取圭垂繅者非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繅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繅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已不爲儀也使者受而垂繅於君前並見之亦以爲儀然繅與櫝爲類聘享皆不以繅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然則聘之襲也其時亦繅而又無錦帛等藉之言

之裼也雖去繅而有錦帛等爲之藉是以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氏兼繅與束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特著賓襲上介不襲之文故於上介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又繅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襲於賈人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此明賤者皆無以裼爲敬之儀是賤者皆襲不必言裼襲也又云繅有組繫也明垂者其組繫後人誤會聘禮注而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始失之歟

熊氏釋曲禮注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

已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語簡而得鄭意孔冲遠襍列各說反滋疑惑

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而爲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帀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熊氏孔氏賈氏皆混就與等爲一故徙滋疑惑

記捍決極

凡射左設韝捍右施決設極捍也者臂韝也捍周禮繕人注作扞韝釋文苦侯反劉云彄字之異者捍謂之拾拾謂之遂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決也者引弦彄也決字亦作抉又作玦詩刺童子佩韘毛傳以韘爲玦內則記言右佩玦捍是其據證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鄭氏謂決以韋爲之藉然則決皆有韋藉及組繫歟極也者所以韜指於弦令不契指也

禮朱極三鄭氏曰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

小指短不用士喪禮則纊極二

戴東原集卷第七